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胡乔木

谈语言文字

乔木文丛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000117706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联斌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朱启环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

(乔木文丛)

ISBN 7-01-003036-7

I. 胡…

II. 胡…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②汉字-文字学-研究

IV. H1

乔木文丛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

HU QIAOMU TAN YUYAN WENZI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2

字数:257千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01-003036-7/H·2 定价:30.00元

《胡乔木传》编写组

组 长 邓力群

副组长 程中原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祥 卢之超 刘中海 朱元石 李今中
李良志 张秋云 郑 惠 胡木英 徐永军

《乔木文丛》各卷编辑人员

-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主 编 郑 惠
编 辑 鲁 静
- 《胡乔木谈新闻出版》 主 编 商 恺 朱元石
编 辑 曹学海 王玉祥
-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 主 编 程中原
编 辑 夏杏珍
-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 主 编 凌远征
编 辑 宋林林
- 全书资料工作 李今中 张秋云
出版总负责 王乃庄



胡希木

主席：

關於抗戰的講座，擬於明日起連載。

茲將人民日報編輯部給我和在共黨的準備

送上清單，並望於今晚十二點前寄還

付印。如今晚不能寄好，或需將原稿

如文手送周（該文第一行有一處註明）

明日只發表千字紙，現已報社）則報社也

至星期六發表。另附列寧短文一篇抄印時

見報。

致毛

喬木 六月五日

（一九五〇年）

致毛澤東的信手稿

趙老：

昨天向您提出的問題，因限于時間，說得太簡略，很難表達出我為什麼要重視這個似乎不那么重要的問題。因此再多說幾句，請您原諒。

(一) 平仄如果只是一種人為的分類，而沒有某種客觀的依據，很難理解它為什麼^能在千幾百年間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成為“習慣”。

(二) 這種習慣遠不限于詩人文人所

《乔木文丛》出版说明

胡乔木(1912 - 1992)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担任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职务,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和建树,其中最为卓著、最具开创性的领域是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乔木文丛》即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谈语言文字》四卷专题文集构成,相当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胡乔木在这些领域的指导作用和学术成就,说明他不愧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开拓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中国文字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推进者。这部文丛是对已经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的补充。文丛收录了胡乔木几十年来对上述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讲话,还选收了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稿、讲话、谈话以及书信。它是胡乔木毕生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也有长远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胡乔木传》编写组

1999年6月

目 录

- 《乔木文丛》出版说明 (1)
- 向别字说回来..... (1)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 开展冬学运动..... (7)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 报纸和新的文风 (12)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 关于《中等国文》的七点说明 (17)
(一九四六年五月)
- 人人学会写新闻 (21)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
- 短些,再短些! (25)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 关于写文章的几个问题 (27)
- 一、致范长江(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27)
- 二、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 (28)

- 三、致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编辑同志们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30)
- 四、致陈祖芬(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31)
- 提高翻译的质量 (32)
-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
- 语文评改 (38)
- 一、致范长江、邓拓、安岗(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38)
- 二、致陈浚、白夜,校对组并印刷厂(一九五七年
 十二月十一日) (39)
- 三、致谭云森和全体编辑同志(一九六二年
 十一月五日) (41)
- 四、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二十八日) (43)
- 五、致陈祖芬(一九八〇年十月三日、一九八一年
 三月二十五日) (45)
- 六、致周扬、张光年(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 (51)
- 七、致穆青(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53)
- 八、致黄永玉(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 (55)
-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
 缺点的指示 (60)
-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 建议公开发表《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
 文字缺点的指示》 (66)
-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向别字说回来*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芒种》四期上旅隼先生的《从“别字”说开去》^{〔1〕}，是一篇针对维持现状论的很有意思的文章。它的论点，与其说是在文字问题，不如说是在一般文化政治的问题，所以叫做“说开去”。不过关于文字问题本身，我却跟旅隼先生有些不同的意见，现在写在下面，希望大家指正。

胡愈之先生早在半年之前在《太白》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怎羊 打到 方块字》^{〔2〕}，据我所知，是拥护别字最彻底的宣言。不知怎的，那文章并不曾引起多大的讨论。陈望道^{〔3〕}先生不久就说它多分儿是“讽刺”，而最近《世界》的《言语》副刊上焦

* 此篇发表于1936年6月5日《芒种》第1卷第7期，署名乔木。

〔1〕 旅隼，鲁迅的笔名。《从“别字”说开去》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280-283页。

〔2〕 1934年9月20日创刊、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号发表了胡芋之（胡愈之）的《怎羊 打到 方块字》（《怎样打倒方块字》），提倡用别字和分词连写的办法来写文章。这篇文章本身就是这么做了。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当时与邹韬奋一起主持《生活》周刊，并主编《东方杂志》。

〔3〕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学者。时任《太白》半月刊主编。

风先生也还在明明白白反对用写别字过渡到拼音的办法。^{〔1〕} 旅隼先生呐，是既不反对，也不热心，——为什么呢，因为方块字变来变去仍旧是方块字，一时吃些补药毕竟是徒然的。^{〔2〕}

但是我说，提倡写别字的真正意义，这几位先生恰恰都没有看到。

自然我们都承认别字的流行是一个事实。这是几千年来方块字自己对自己提出来的不断的沉默的抗议。江亢虎^{〔3〕} 老爷之流怒气冲冲的要踏死它；黎锦熙^{〔4〕} 教授们笑嘻嘻的说，由它自己见鬼吧。但是我们对他们都回答一个“不”。我们不但承认别字的存在权，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挥它，发展它。我们要求别字的生长，因为别字的生长将引我们一直走到方块字的衰亡。

〔1〕 《世界》（La Mondo）月刊是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32年12月15日。自1933年10月起，《世界》增设《言语科学》副刊。《世界》共出49期，为时四年零一个月。初期的主编是叶籁士，后来由胡绳接编。焦风（1907~1983）：原名方善境，浙江镇海人，中国世界语者。作者原注：《La Mondo》1935年2月号，上海卡德路永平坊中国世界语书店出售。

〔2〕 鲁迅《从“别字”说开去》的原文是：“自从议论写别字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3〕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党”进行投机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汉奸，任汪精卫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1935年2月，他在上海发动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

〔4〕 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试拿《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做例子，就会看到包含在方块字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只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露骨。这个字汇共有三百字，除最末的叠字记号算例外〔1〕，粗粗可以分做以下四类：

第一类——本字的全部或一部改写了同音的字，如泰写太，遷写迁。

第二类——本字改动以后还保存原有格式（Gestalt）的大体或特点，如災写灾，飛写飞。

第三类——本字改动以后原有格式已看不出来或很难看出来，但新字也能成一个单纯或独立的格式，如靈写灵，畫写画。

第四类——原有格式不见了，新字却又不能成一个单纯或独立的格式，如壇写坛，聖写圣。

我不依徐则敏先生在他的《常用简字研究》〔2〕里所用的两组十类十九法的分类，因为那虽然详细，却并不能说明学习难易的差别。按学习的难易说，这里的第四类显然是最麻烦的。坛使学习的人想起云，圣使学习的人想起怪〔3〕。这种不可免的混乱，在手头字跟手头字中间出现得更多。變戀彎蠻都从亦，这还可以

〔1〕 手头字就是手头常用的便当的简体字。1935年2月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200人和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300个常用的手头字作为《手头字第一期字汇》，甚至铸造了手头字铜模，在一些杂志上用手头字排印。300个《手头字第一期字汇》的最后一个叠字记号，写作々。

〔2〕 作者原注：有单行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出版，定价三角。

〔3〕 作者原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的麼用么，银用良，问题自然更大，因为么与良另外的用法都还没有“死”。账簿上常用刀代初，丿代月或斤，卜代分，但不能采为手头字，就因为它们都不能独立。

说是因为正字本来的毛病；蘆廬驢由从盧变成从户，这就已是手头字的退化；至于時過从寸，環懷从不，邊窮从力〔1〕，難觀難對戲从又，简直竟是手头字的罪恶了。

第三类的字没有这些麻烦，但是只认识本字的人却必须重学一遍，所以还不如第二类的〔2〕。但是第二类的字对于初学的人也跟本字一样得一个一个去学，所以比起第一类的又差了许多。第一类的认识一个，至少抵得上本字两三个，这大概可以算做手头字最好的标本。

但是——还得来一个但是——这一类的标本可惜却太少，太少了。连於于樸朴之类本来相通的字在内，它们的总数只占三百字的六分之一。并且这六分之一的情形又怎样呢？先看第一个字：本字“呀”，手头字“吓”——除掉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读者以外，恐怕就谁也莫名其妙了。呀是 ia，吓是 shia，〔3〕这两个字怎未能混用？喏喏，还多着哪。葉叶，價价，橘桔，選选，擬拟，濱浜，櫃柜，襪袜，贓脏，驗验，讓让……你说一样，我说两样；我说便当，你又说冤枉。就是这么着，手头字就遇着了他的穷途，在这穷途上写得有一张标语：这里的手头字 = 那里的别字。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手头字怎样粉碎了方块字的统一性。但是手头字的破坏作用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知道目前还有好几位先

〔1〕 作者原注：窮不作穹，漢不作汗，據不作据，風不作凡，这都是《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奇怪的地方。關字的門，讀字的言，都留着未动，也像是半途而废。

〔2〕 作者原注：据我所知，有许多只上过小学的女工看了手头字印的教科书完全不懂。她们连“这个”都认不得。

〔3〕 呀、吓的注音用的是国语罗马字方案。

生，譬如稜磨先生，对于象形字依依不舍。《论语》上的衆字，作众不作声重^{〔1〕}，自然也是舍音取形，以为三人成众一定可以造成一个很强的“团结”。我们且不说三人原也可以成“群”，只说手头字里这一个宝贝象形主义又给方块字惹了多大的灾难。象形主义第一使得同一个方音区域内的手头字也要变成无政府的。點写占虽然简单，但是象形还不够明白，这就来了炗。同样煮成了爨，照成了炤，糜成了療，岡成了崗，豆麻成了荳蔴，而霞飞路的法兰西面包店成了法兰西面饱店。有时一个字竟有三四种写法，比方餵餵喂，可还留着声音让人好看，但如國由国而旺，再由国而眠，那就叫人看糊涂了。《手头字第一期字汇》里有个阳字，不知道的人要猜出那是陽，就着实费事。另外我们自然还有阴；我们还有泪，还有奴，还有霧，还有……多得很。它们也许不太通行，但却决不能消灭，因为它们都是按照神圣的象形乃至指事会意的大道理制造出来的！

象形主义留给方块字的更大灾难乃是断送了方块字一切改良的可能性。象形主义使得字形跟字义的关系固定，这一固定的关系对于方块字的改良产生了顽强的“干涉”（Interference）。这裏那裏写成这裏那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表裏裏外写成表里里外，却是很不顺眼。《论语》用什代雜，用付代腐，倘来一句什以付化，那结果也不难想像出来。因为几个字并成一个字，词跟

〔1〕《论语》是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主编，1932年9月在上海创刊。该刊29期（1933年11月16日），林语堂在《我的话·提倡俗字》中开始提倡俗字，也就是简体字，接着发表了许多讨论俗字的文章，而且从1934年12月开始有计划分批地用俗字排印刊物。衆字该刊作众，跟后来的手头字的重不同。

词字跟字中间的纠纷也就加多。“说好了”本来就不知是“说好了”还是“说好了”，现在“人才齐”又不知是“人才齐”还是“人材齐”了。词的连写似乎可以打破这道难关，但在没有声音轻重的方块字，那不但用来不方便，即使用了，用处也就有限。^{〔1〕}此外，单是笔画上手头字也增加了纠纷：爹变得像冬，幾变得像九——假如儿用几，凡再用几，那末九十几个平凡儿童，无论写起来读起来，脑袋还愁它不痛吗？

手头字跟别字一样把方块字的命运严密的安排定了，这命运不是别的，就是赶快让位给拼音。提倡手头字或别字，就是催促方块字的崩溃，催促拼音字的胜利：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或者有人说，这是阴谋！是的，这正是阴谋；这是历史的阴谋，我们只是它的见证。我们证明它虽是可恶，却是不可抵抗的，虽然我也相信旅隼先生所说，天机泄漏了出来总不免遭受维持现状论以及复古论的愚蠢的反对。但我以为在这年头，话讲与不讲一样是要遭受反对的，因为我们除了愚蠢的论客以外，又有了灵敏的职业幽默家，对于这些绅士们，讲了话就是“沸反盈天”，不讲呢却又是“偃旗息鼓”，所以我想还是索性把旗鼓再搬出来示一次众，做点功德，免得他们挂念当真会有这么一天，他们把什么谈资笑料都卖完了。

〔1〕作者原注：譬如《青年与老子》这个题目，用了词的连写法依然不知是“青年与老聃”呢，还是“青年与父亲”。我读《准风月谈》时就先以为该作前一个解释。

开展冬学运动*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为了准备今年的冬学工作，在四个分区和九个直属县开办了十三处冬学教员训练班，有六百多人在那里受训，各县三科长联席会议上，对于冬学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教育厅和各群众团体更成立了全边区的冬学委员会，指示各县布置工作的具体步骤；在华北，为了号召并组织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给各级党委发出了指示信，指出在敌寇残酷扫荡下冬学工作的重大意义，并详细指示关于配合战斗，组织学习，克服教材教具困难以及督察辅导，考核成绩，各项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同时关于冬学准备工作的报道，也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传来。我们相信，将有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被组织到冬学里去，从西北高原渡过黄河，越过太行，一直到齐鲁海滨，将涌卷起广大人民的学习热潮，在法西斯匪徒凶焰正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文化之最高成果——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日本强盗正对我华北一万万同胞进行其灭绝人性的野蛮扫荡的今天，听到这些消息，看到这样严肃的工作准备，实在不能不令我们万分感

* 这篇是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发表于1941年10月24日。